



吕雷

阴晴圆缺

广东中青年作家文库

吕雷 ● 阴晴圆缺

花城出版社

雷



90194250

广东中青年作家文库

道

阴晴圆缺

吕

雷著 ● 阴晴圆缺

花城出版社



阴晴圆缺

吕雷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东莞凤岗镇天堂围区)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3插页 420,000字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2921-7

I·2490 定价: 28.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于幼军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文学，每一个时代又都会形成打上时代鲜明印记的文学主潮。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不仅满足了各个时代人们的不同精神需求，而且也起到了传播思想、启发民智、积累文化、移风易俗的巨大社会作用。综观古今中外历史，社会大变革、大变动的时代，往往也是文豪辈出、传世佳作不断涌现的时代。这些大作家以自己手中的笔，忠实地记录了社会变迁的轨迹，描绘了历史风云的变幻，反映了特定历史时代的时代精神。他们的作品也因之成为受到后人热爱和重视的传世之作。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使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社会心态以及价值观念的变迁充分呈现。社会转型期一方面给文学带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契机，另一方面也呼唤着文学要积极倡导新思想和新观念，担负起激浊扬清、匡正祛邪的社会历史责任。身处这样伟大的时代，面对这样宏伟的事业，我们的作家、文学家不仅有着丰富的创作源泉，而且还有着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创作空间。

新时期以来，我省的文学创作队伍经受了新的洗礼，端正了创作思想和努力方向，坚持扎根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满腔

热情地投入创作，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方面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对于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都发挥了独特而积极的作用。这套《广东省中青年作家文库》的面世，就是对近年来我省中青年作家队伍创作实绩的一次集中的展示。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有赖于杰出人才和精品佳作的不断涌现。我们在充分肯定近年来取得的成绩的同时，还应该清醒地看到，与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望相比，与国内一些先进省市相比，我省在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拔尖人才还不多，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作品还比较少。因此，我们需要从加快发展广东文学事业的要求出发，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学队伍建设，尤其是要大力培养跨世纪的中青年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人才，造就一大批政治成熟、思想深刻、思维敏捷、头脑清醒、功底深厚、作风扎实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形成宏大的广东文学新军。为此，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全面、正确地坚持“两为”方向和贯彻“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努力营造有利于文学创作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充分调动起作家、文学家的创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广大中青年文学工作者健康成长创造条件。同时，还要深化文艺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符合文艺自身发展规律，有利于多出人才、多出精品的机制。

然而，对中青年文学工作者的成长来说，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中青年作家正值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古往今来的许多杰出文学家，都是在其中青年时代写下旷世华章的。我们热切期望全省中青年文学工作者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的理论，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论素养；不断深入实践、深入生活，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汲取

创作源泉；要有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精华和各家之长的胸怀和胆识，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要有社会和历史责任感，以及甘于奉献、艰苦奋斗和韧性战斗的精神，力戒浮躁，精益求精，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惟有这样，文学事业才会后继有人、蓬勃兴旺；文学百花园才会群芳竞艳、春意盎然。

序

肖建国

给太熟了的朋友写序，是件很冒险的事。这有点像站在篮球场的边角线上投篮。篮圈是清楚不过的，篮网是清楚不过的，连篮板反面的螺帽锈斑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要投中却格外困难。轻了，不行；重了，不行；偏了，更不行。除非你是投的空心进篮，否则怎么都是一种冒险。

我现在就是站在边线角上，持球在手，却来回掂量，颇费踌躇。

吕雷是我在北大作家班时的同学。他长我五岁，当是我的学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很显病弱的人。似乎是我们进校不久，北京的天气就冷了，吕雷就第一个穿上了大衣。是一件淡黄色的羽绒大衣，衣长过膝，后领子上还兜一个很宽大的帽袋，全身就越发地显得蓬松臃肿。吕雷穿上羽绒大衣后，印象中就再没有脱下来过。读作家班的第一年，我们借住在鲁迅文学学院的六楼。每天在一楼吃完饭，顺便都要打一瓶开水上去。吕雷左手端饭碗，右手提热水瓶，慢慢地一级一级地往上走，走一层楼，身子往右边倾斜一点，再走一层楼，身子再倾斜一点，待走回到六楼宿舍，身子已经不堪热水瓶负担，整个往右倾斜下去了。左肩高，右肩低，

气喘不止。

吕雷的身体真是十分地够呛。

我们——我和作家班的同学，都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病弱的吕雷，写出来的作品却有那么充沛的激情。

吕雷的小说所表现的主要是城市生活，一种喧闹的、充满了勃勃生气的生活。这种生活因为正处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所以呈现出斑斓的、眩目的光泽。八十年代以来，很多作家为了追求一种永恒，一种深刻，纷纷掉转枪口，将探索的子弹射向人性的空漠和蛮荒的历史。吕雷却绝不跟随改变，依然是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坚定地、不屈不挠地、一篇接一篇地将充满激情充满火药味的作品奉献到读者面前。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小说，绝大多数是他在全国或各大刊物获过奖或头条发表的作品。《火红的云霞》里的南江化工厂厂长梁霄，上任不久，工厂却要下马了。厂里的物资遭到了一些人的哄抢，导火线便是他的上级、恩人，地委副书记丁一林。丁一林来厂里要了两立方上等的海南木。而为虎作伥的却是梁霄的前妻、现在的情人文洁森。一边是国家利益，一边是友情、恩情、亲情，泾渭分明，水火不容。梁霄坚定地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是决绝的、痛苦的。“他咬着牙，拼命遏制住自己的情绪，他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抓桌上的玻璃茶杯，但手抖得厉害，杯子掉到地上，碎了。”过了几天，梁霄往宿舍楼去，楼边停着一辆银灰色的丰田牌轿车，一个拎行李包的女人低着头急匆匆地从宿舍奔出来，是文洁森！“文洁森上车了，蓦然，她回头一望，阴沉的脸陡然变得像死人一样惨白，她呆呆地站了一会，突然转头钻进了汽车，嘭地一声关上了车门，她走了……”这里，吕雷没有述写梁霄的感情。也许，他找不到恰当的词语表述这时候的感情。一个人认为自己最正确最神圣的行为，却得不到最亲近的人理解，那种痛苦应是最深重的。而在《生命》里的杨娅，这位来自省城的“清查干部建私房工作组”组长，面对的形势，如

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那就是两个字：险恶。由于主持正义，县委书记落选了；由于不明情况，杨娅的助手被绑架了；由于恶势力的张狂和自私心理的膨胀，很多人都不敢说话了。杨娅的状况，有点像在乡村的土篮球场上打夜球，脚下满是凸起的石头和荆棘，头上是半明半暗的月光，既要接住从各方面打过来的篮球，又要小心地、谨慎地、快速地运球前进，最后还要突破一切防线投球进篮——杨娅当然是在“队友”的密切配合下，突破千难万险，顺利“上篮”了的。

面对这种光怪陆离的生活，吕雷的感情是很冲动、很激愤、很热血沸腾的。这种激愤出于对我们民族国家的关心，出于一种正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种激愤很像《海响》里面的“海响”。“海响，亦称海吼或海鸣，台风来临前两三天，沿海可听到海响。其声嗡嗡如远处飞机，又如海螺号角或远雷回旋，静夜尤其清晰响亮。”吕雷的不少篇章都回旋着海响的声浪、海响一般的激愤。

对于吕雷的这种激愤，这种在文学上的表现方式，早先的时候我有点不以为然，以为文学的实质不是这些东西。那时候我在一家杂志社供职，编稿之余，便关进书房潜心读书写作，跟社会若即若离，一心追求文学的永恒和空灵。后来，我被调出来，先后到几个地方担任了实职，实实在在地陷在生活中摸爬滚打，亲历亲为，眼观耳听，现实使我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我的文学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冲击。我觉得以前的一些看法实在是很偏颇的。我觉得是能够理解吕雷了。

吕雷的《生命》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清查干部建私房工作组组长杨娅住进了医院，去看望她的人中间，竟有一个叫彭永年的。彭永年是丰江侨房开发公司总经理，是主要的被清查对象。项庄舞剑。他当然不是去看杨娅，是去当面对峙的。他手拿大哥大，在病房里来回踱步，时而温柔可亲，时而声色俱厉，时而凶相毕露，全然一副泼皮瘪三的作派。几年前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觉得这

个情节太不可信了，觉得人怎么可能厚颜无耻到这个地步呢？这次重读小说，却没有了这种感觉。倒是以为吕雷这个情节真是用得很妙，很到位，很深刻地揭示了人性恶的一面。如此看来，不仅写小说需要丰富的阅历作为背景，读小说也需要有丰富的阅历作为注脚。

吕雷在写作的时候，始终保持一股饱满的激愤和热情。他的写作目的非常明确：塑造英雄，表现崇高，鞭挞丑恶。他把他的 人物，放在一个个极其特殊的环境里，任其驰骋。他永远追随着时代的潮头前面，紧紧注视着弄潮儿们的表演。他似乎不太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穿着打扮，只关注他们如何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他无意于细处取胜，而着力在大砍大凿中将人物凸现出来。他们的感情是很粗放的，却是十分感人的。

文如其人。吕雷的这种写作目的，跟他做人的态度是一致的。同窗两载，他在我们心目中是个热心的大好人。曾经有一年时间，我们作家班借住在鲁迅文学院。远离北大，这就需要我们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服务自己。我们用完全民主投票的方式选出了班委会，选出了党支委。这是一批热心的具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学。吕雷当选了支部副书记。他真是个十分尽职的班干部。每天上课时间一到，他就要和另外一位班委会成员一起，到楼下大门口去等候授课老师。下课以后，再又负责把老师送下楼，送出院子。从北大到鲁院，至少有二十里的路程，难免有时早有时迟，如果遇到路上堵车，时间就更说不准了。但无论如何，他们得一直等到老师，才能回教室。夏天如此，冬天也如此，天天如此。现在想来，一年时间能坚持下来，真也是难为他了。周六的晚上，照例要举行舞会。舞会就在饭堂举行。吃过晚饭，就要有一些人把饭桌搬开，把地板拖干净，把彩灯挂起，把录音机搬下来。吕雷不会跳舞。但每次舞会前后的整理工作都有他。有一次女伴不够，他竟比谁都急，赶快“打的”跑到外语学院，请来了一班女大学生。

音乐响起来了，舞会开始了，他就默默地坐在录音机旁边，看。一曲终了，他再换上一盘磁带。如果有谁逗他一下，要拉他下舞场，他便会吓得赶紧逃回楼上的宿舍里去，紧关房门。

同学们在学校住久了，住得都有点烦了，想要出去走一走——当然是到一个远一点的有特点的地方。可是经费哪里来呢？吕雷说：“我试一试吧！”他就回了广东。过几天，他踢踢踏踏地回来了，说：“可以了。”他拉来了两万块钱赞助，让同学们到北戴河玩了一趟。剩下的钱，都作了班费。

相处久了，大家都说，吕雷对人是真好：好，而不糊涂。一个同学写了申请书，要求入党。这个同学很多方面表现都很差，怎么可能入党呢？但他觉得可能。他悄悄塞了一沓钱给有关人士。吕雷是支委，有关人士也暗示吕雷给他说说。吕雷一下涨红了脸（吕雷很少红脸），气愤地喊起来（吕雷很少气愤）：“你，你这是污辱人嘛！”

有这样素质和品性的人，当他写出《火红的云霞》的时候，写出《生命》、《望海椰之恋》、《眩目的海区》、《青春作伴》……作品的时候，就一点不奇怪了。

生活中的吕雷还是个人情味很浓的人。

我们住进鲁院的第二个月，住在四楼的短训班学员向我们发出了挑战：比赛乒乓球，然后再篮球，再象棋……

我们仔细分析了敌我双方阵容，觉得在乒乓球这个项目上，我们略占上风，只要不出意外，准赢无疑。大家特别叮嘱吕雷要休息好，保持体力和状态。吕雷也表示，吃过中饭就关门睡觉，谁喊也不开门。谁知下午一觉起来，却不见了吕雷，遍找无着。直到临开赛前五分钟，吕雷才回来了。他是被短训班一群男女同学簇拥着回来的。他明显地喝了很多酒，双颊潮红，脚下趔趄。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吕雷是中了他们的“美人计”，赴鸿门宴去了。果然，我们最后就输在吕雷的那一分上。赛后，大家谴责吕雷，他

结结巴巴地说：“人家那么热情地邀我，我怎么好推辞呢？！”

1991年，一个作家同学因涉嫌一件案子，被公安机关拘留了。吕雷听到消息，并没有躲得远远的，反而一放下电话就立即出门，带着两条好烟找了整整一天才找到地方，多方托人了解出了什么事，想办法看望了那位作家……

吕雷的几部作品，都写到了主人公面对正义与亲情友情的抉择。我想，如果这些人像他自己对待类似的事情一样去处理，是不是会使人物更丰满、更可信一些呢？

吕雷的作品写了严峻的生活，写了艰难的斗争，同时也写了希望。梁霄痛失友情、亲情，并被贬到一个山区小县以后，临行时，他突然发现，“咦？广场上怎么站着这么多人？足有上百个，他们迎上来了。当了技校校长的陈副厂长跑来说：‘老梁！你也不告诉一声，我们大家都要送送你。’一个老工人不由分说地夺下了他手中的皮箱。人群里有的脸熟，有的陌生。”（《火红的云霞》）是这样的。事物发展应该是这样的。人间自有公道在。只要是为人民做过好事，人民是会理解，会记得他的。

写到这里，该打住了。但我心里是诚惶诚恐、忐忑不安的。掂量良久，终于还是站在边线角上将球投了出去。也不知篮球能不能碰上篮圈？真是把握不大的。

但愿以后少干点在边线角上投远篮的事情。

1998.2.8

目 录

总 序	于幼军 (1)
序	肖建国 (1)

中篇小说

阴晴圆缺	(1)
生 命	(42)
望海椰之恋	(94)
炫目的海区	(139)
海 响	(170)
浪尖上的信笺	(217)
青春作伴	(327)

短篇小说

血染的早晨	(425)
冷 锋	(436)
涨潮，涨潮，伶仃洋	(451)
番鬼坟	(470)
海风轻轻吹	(482)
火红的云霞	(503)

阴 晴 圆 缺

——香港纪事

哐——一阵猛烈的金属撞击声，惊醒了洛克的好梦，他慌忙抄起长枪钻出帐篷，顿时惊得魂不附体：四面八方都是火把，哐！哐！哐！的金属敲击声一阵紧似一阵。

“糟透了，我们被包围了。”水手罗拔士哆哆嗦嗦地说。

“中国人在敲什么？”洛克回头问从澳门招募来的土生葡国人林斯顿。

“锣……用来集合村民的。”林斯顿也在哆嗦。

“村民？”洛克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开始镇定下来。昨天上午，他在土著们称作尖沙嘴的渔村边沿，用一点点鸦片诱逼一个脑后拖着一条猪尾巴似的大辫子的土人从井里汲水，那个男人轻蔑地拒绝了，还砸烂了他的木桶，洛克对这可恨的土人大打出手，不料这土人功夫了得，洛克和他的两个水手的西洋拳显然不是对手，被打得落花流水，盛怒之下，洛克对他开了一枪，吓得周围的土人四散奔逃。难道这些连霰弹枪都未见过的土人竟敢围攻不列颠帝国军人的营地？

火光中，隐约见到有人骑着马走动。

“啊，中国军队……”罗拔士哆嗦得厉害了。

骆克终于看清楚，骑者头上戴着一顶奇异的帽子，像把小伞，伞尖上垂着羽毛，他肯定这是中国军队的军官。骆克知道，这些人一直想打仗，两个月前，他们的钦差大臣和总督胆敢在珠江口毁掉了东印度公司和其他英国商人的 200 多万磅鸦片，这是女王陛下臣民好大一笔财富啊！为了帝国的荣誉，上司决定对中国人显示武力，命令骆克带领一队士兵在九龙半岛登陆，没想到才几天就被中国军队包围了。

骑马的中国人开始喊话，骆克茫然地推推缩着脑袋的林斯顿，林斯顿听了好一会，才像疟疾病人似的发着抖说：“他……他们……死了一个叫林维喜的村民……要我们交出凶手……杀人凶手。”

“法格！”骆克凶狠地骂出声来，胆怯和愤怒像两只邪恶的手在反复地搓揉着他虚弱的心脏，使他难以承受。他回头看看士兵们，一个个惊慌失措，脸色煞白，围拢在他的周围，仿佛手中的长枪不如一根树枝。

“士兵们，听我命令，准备射击——”他把心一横，瞪起珠子发布命令，奇怪，恐惧顷刻间消失，军人的勇气骤然在他胸膛间膨胀。

他举起长枪，向那个骑马的中国军官勾动扳机。

枪响了。突然间所有锣声喑哑，四周无数的火把也一齐熄灭了，天地间变得像死一样沉寂。

“射击——”骆克抽出军刀，像只被激怒的野兽一样嚎叫。

一阵齐射，枪弹爆响之后，依然是一遍死寂。

轰！一大团火光向营地扑来，中国人还击了，咣咣咣咣的锣声又惊天动地响成一片。

帐篷被烧着了，箭矢、石块如流星、如雨点袭来，骆克慌忙指挥士兵撤上舢舨，向锚泊在他们后来称为维多利亚港的海峡中的卡纳蒂克和曼格洛尔三桅舰划去。

(1839年7月7日，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揭开了序幕。1841年1月26日英军登陆占据香港水坑口，开始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

—

又是一个清晨。

邝雪晴深吸了一口气，立刻感到虚弱的心脏加快了跳动，接着，心悸、气紧又出现了。她皱起眉头，含服了一颗救心丹，不得不半躺在床上静静地捱着。……

床头上的电子闹钟嗒嗒嗒地走着……

“……我不是吓你，你必需绝对卧床休息，要不马上住院！绝对不能再这样东扑西扑。人家竞选当议员关你什么事？就是你儿子当议员，也不值得你拿条命来搏呀！再这样玩下去，就是叫你当港督，你也捱不到‘九七’，不是吓你，真的不是吓你！……”

说这话的是王尔泰医生，一个来自大陆的知名医科教授，来港定居后，邝雪晴热心帮他租房子，办孩子上学……她成了他的“港事顾问”，他成了她的医学顾问。

她叹了一口气。清晨，是最容易引发心衰的危险期。

闭上眼睛，王教授圆圆的面庞，张得圆圆的厚嘴唇在她的脑际闪现了一下，可她的思绪马上又被另一种沉甸甸、粘糊糊的意识挤满了——

看来今天又得搏杀一整天。怎样安排好呢？哦，助选团是一定要碰头的，昨天被几个跳梁小丑在竞选辩论会上冲了冲，我们的年青人有点不知所措，恐怕还得靠一班老骨头去撑撑腰，经经风雨才有长进。还得开两个屋村的街坊会……然后，“洗楼”，逐家逐户登门拜访拉选票。唉，这副身体“洗楼”恐怕“洗”不动

了，让后生们去“洗”吧——

可是，街坊们会怎么说？在本街区奔走四十年的邝雪晴校长当缩头乌龟了，亲中的本区候选人黄倚云输定了，“肥彭”一手扶起来的那班家伙逢中必反，使出大陆南石楼盘“烂尾”这一招杀手锏，一冲会场，黄倚云嘴再硬也招架不住……就是啰，人家有港督“肥彭”做后台，大把银纸做工夫，这里是香港地，不是大陆，你邝校长人又老，银又无，想斗过人家？难呐！

邝雪晴不用睁眼，也能看得见那些老婆婆、老伯父、太太、师奶在街市、茶楼、大排档议论昨天辩论会的样子。

昨天，她路经骆克道，对方正在这条以一百多年前率先闯进香港九龙的英国殖民者命名的老街道上搞花车竞选巡游，她就预感到他们会有小动作。果然，辩论会才开了半个多小时，黄倚云在口若悬河地宣布她的政见：按照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反对彭督挑起中英对抗，主张港人多与中方沟通，维持香港繁荣稳定以实现平稳过渡到“九七”……突然听众席中有一位长发披肩的男士站起来发问：请问黄小姐，你说和大陆搞好关系就能保障港人利益，可是眼前本选区就有一百多位选民听信了大陆宣传，在大陆南石开发区买了楼盘，时间过了两年，大陆的公司还未交楼，港人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你还要他们去搞好关系？你这样做，等于割开香港人的荷包，让大陆伸手来掏！长发男人话音刚落，几个“烂头卒”就哄闹起来，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怎么劝也劝不住，大门口还即时拥进二三十个抗议示威者，亮出标语横额，高喊什么“反对大陆欺骗港人”、“港人要治港，人人有话讲”，会场气氛霎时紧张起来。

黄倚云没法再讲下去，她似乎还不善于驾驭这场面和阵势，回头瞥了邝雪晴一眼，见她很镇静地站在一旁，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登时胆壮起来，大叫“安静！安静！请让我把话说完——”

邝雪晴神色泰然地走到辩论主持人、电视时事评论家张秋人